

# 我要你懂得我 — 酒局歡場中的寂與情

B07611039 郭宇杰

「『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——可是我要你懂得我！我要你懂得我！』他嘴裡這麼說著，心裏早已絕望了，然而他還是固執地，哀懇似的說著：『我要你懂得我！』」范柳原在淺水灣對白流蘇這麼說道。

如果我能夠在任意一處留下塗鴉，我會選擇在林森北路或是東區的酒店內，用紅色油漆漆上「我要你懂得我」，在未乾之前，讓漆緩緩地流下，讓牆壁沾著一道道彷彿血一般的痕跡。台大的學生可能對於酒店文化不甚熟悉，畢竟身為世人眼中的高知識份子、乖學生，自然是不會接近這種所謂的聲色場所、八大行業；而那些常跑夜店、酒吧場子的同學，大抵也只懂得些夜生活的皮毛。因為某些緣故，我剛好有機會比他人多些機會了解這塊桃紅色的夜文化，也因此，在閱讀完張愛玲的《傾城之戀》之後，對於其中的角色、情節，以及「我要你懂得我」一句有相當深的感觸。以下我將針對選用此句以及為何選擇於酒店漆上的原因，簡單談談我的心得。

首先，依我看來，會上酒店的人大抵能分成以下幾種：商務客、寂寞人與戀愛者。商務客並不是本次討論的客群故先暫且擱置不管，寂寞人上酒店即為了尋求一絲在平時生活中無法得到的慰藉，一節（十分鐘）付上三、四百元、一個晚上豪擲數萬元點小姐（們）來包廂內陪伴，也許是喝酒划拳，或者是假喝酒之名藉機上下其手，但也可能只是想找個能說話的對象。進入酒店的夢境，卸下平日的防備，向小姐傾倒一身的苦水，眼前的女孩對他們而言，只是個暫時活著的過客，等到出了酒店，回歸現實的夢醒時分，那些女孩便死了，而所有的話語祇存於昨日，消散於未來。雖說如此，在滿足生活中的空虛寂寞之際，酒客的心中總是有著一絲期許，期許能在夜晚找到真正懂他的人。

而愛情總是發生在期望產生之後，發生在自私的男人和自私的女人之間。酒客與小姐之間的情愫如范柳原早時與白流蘇之間的情愫般，一是為了滿足生活的空虛，寂寞的酒客有時只是為了找一個傾聽者，一個精神上的情人；而另一個則是為了生存，小姐尋求的是有個真心愛她的人帶她出場，過上不愁吃穿、甚而貴氣的上等生活（能上酒店的人大多數都有著不少的資產）。當兩個原先不相交的陌生人有了交集，兩方漸漸對彼此有了好感後，總會發生認知錯誤或是情感密度上的歧異。可惜的是，事情多半無法發展如此順利，當有一方投入過多感情時，總會對兩人糾纏起的情愫造成影響。自此，寂寞人變成了戀愛者，情話後的冷淡，不再受寵的妒忌，總說歡場無真情，但總是有人願意孤注一擲，即使內心淌著血，仍願賭自己是那個特例中的特例。

我希冀在酒店的牆上漆上「我要你懂得我」一句，旨在讓歡場的男男女女中重新審視自己，希冀在陷入無止盡的曖昧情仇，投入過度的期待，在寂寞歡欣間徘徊之際，能夠從無止盡的追求中暫且抽離。誰不希望能與一個懂得自己的人相愛廝守、度過終

生，但人是做得了主的麼？在這無止盡的追求之中，多少人的心鮮血直流？多少人因此憂愁滿身？多少人因此失去了對愛情的殷殷企盼？也許歡場真無純愛，沒有找到懂得自己知音的機會，但在汲汲營營地追求一位懂得自己的人之前，是否能夠回歸自我的心靈？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」醉生者將自己的心靈遺忘於夜晚的夢中，讓自己死於對於夢的期盼，我冀望能夠在此處留下一句「我要你懂得我」，讓所有仍沈浮於無盡追求中的人，在望向牆上以紅色油漆漆上的字句後，能夠在重新思考後回歸自身、收拾自我，讓自己更懂得自己。

在酒店中的男男女女無不操著自己的算盤，其所追求的可能只是一個懂得自己的人罷了。「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—可是我要你懂得我！我要你懂得我！」也許在歡愉的寂靜過後，人們才會了解到，最懂得自己的不是他人，而是自己。